



The YuanWu Epoch

玄武纪

完美升级包

happy
summer vacation

有了你，玄武纪的世界更完整

目录

004 玄武团涂鸦墙完全版 · 需

008 《海国图志》外传 · 调羹 小椋

014 《神是 ET》副本 · 欢迎来地球，骑士们 范小岛 & TIGA

024 《鬼本草》补充装漫画 · 艾炙 蕃小般 & 阿兽

034 《反骨仔》大结局 · 大魔神 李亮

092 墨明棋妙独家深度访谈 洛书

B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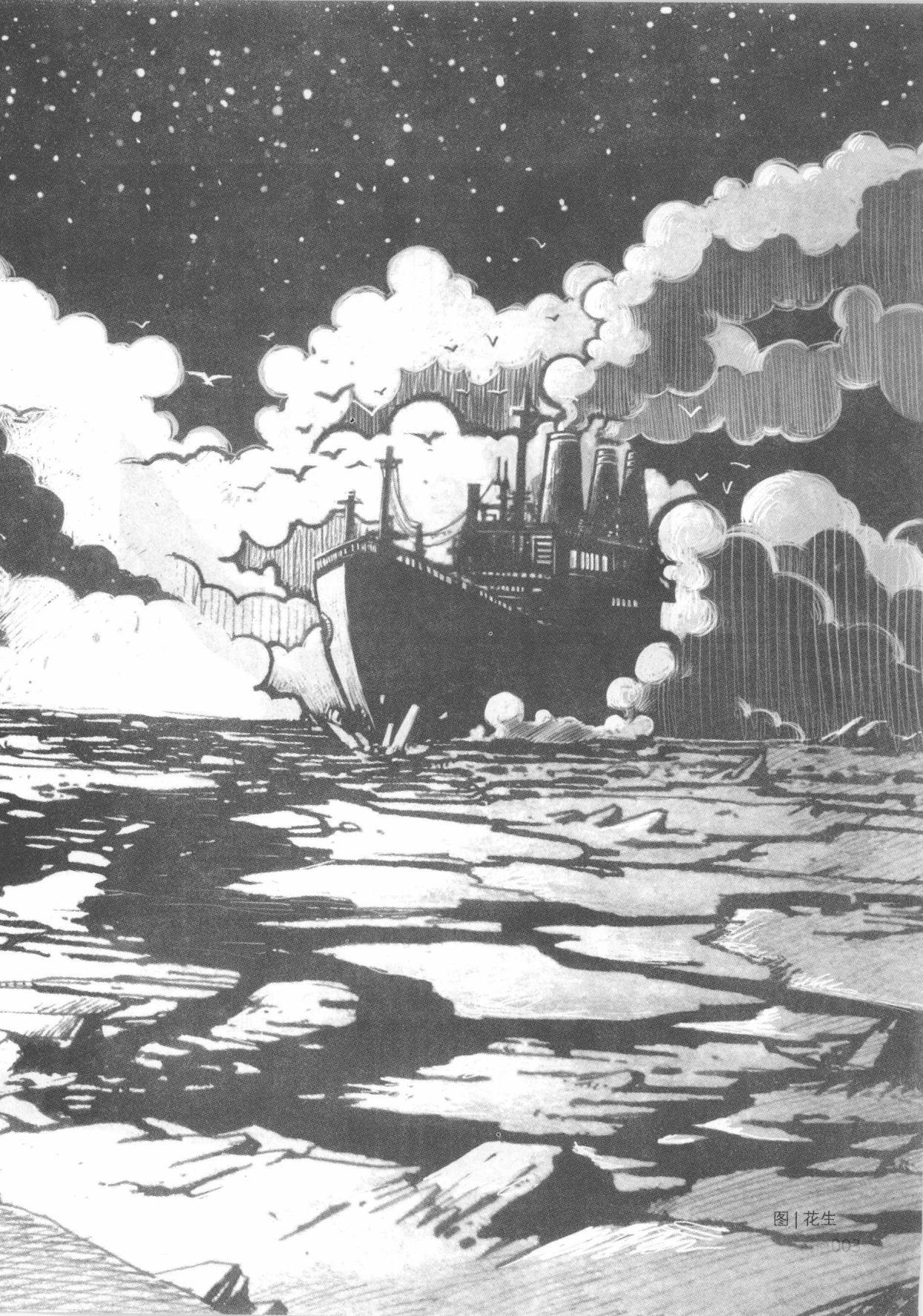


图 | 花生



大师 (木剑客饰)



许仙 (傲月寒饰)



白衣女 (青眉饰)
青衣女 (西西里饰)

需

编剧：木剑客

摄影 / 场记 / 道具 / 茶水 / 剧务：空气

演员：木剑客 傲月寒 青眉 西西里

本剧情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东湖，
微雨，
润。



入亭，
遇僧。



赶考公子。疾奔，
避雨。



大师跌坐亭中，
前面紫竹筒，筒中有签。



大师，能否告知今年高考题？



师曰：抽签。
公子遂得一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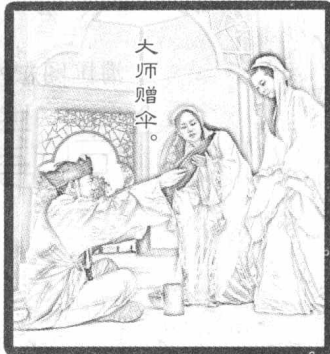




青衣女问修炼。



大师曰：需，意为等待。世上有一种武功，名为《九阴真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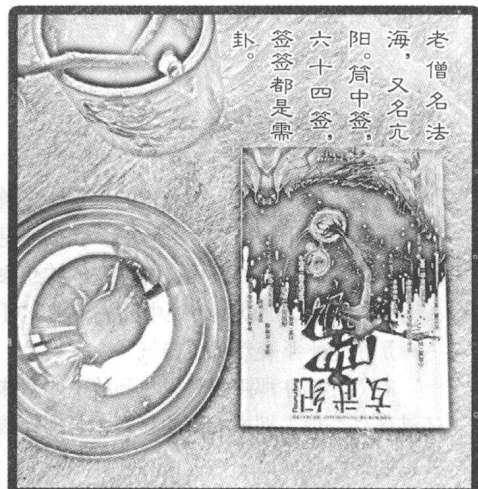
大师赠伞。



白衣女与青衣女持伞归。



大师坐亭中，观雨。



老僧名法海，又名亢阳。筒中签，六十四签，签签都是需卦。



因为，人生就是一场等待啊。

海国图志外传

调羹

文 | 小楸 图 | 一只眼睛

这是甲板上的故事。

海面上的风很大，讲故事的水手背对着我们，声音模模糊糊。

夜的海面上起了雾。远远的，我们能见到对面港口迷离的灯火。那灯火在稀白的雾里色呈七彩。雾遮掩了它的美丽，却在我们的想象里被放大了十倍。

我们知道，那就是传说中的流苏港。可惜这港口暗礁密布，这样的夜，没有人敢随意驶近。那个老水手突然叹了口气。

有人立刻在那声叹气里嗅到故事的意味——海面上的航行既单调又枯燥。在启程前，我们还满怀兴奋地去拥抱大海的壮阔，可那壮阔太大，终于逼出我们的乏，能填充它的，仍不过是人世间的纠葛而已。

我们一致要求那个老水手给我们讲讲这里的故事。

在我们的纠缠下，他终于开口：“这里，是流苏港……”

“哪怕在整个《海国图》中，它也算最富裕的港口，富裕的程度甚至超过抚夕港。它的海塘由七彩的石头砌成，像一条凝固的虹霓。当然，哪怕它再绚丽，也无法跟统治它的女主人相比，拥有这里的，是一个不老的女王。”

“据说，三十年间，她的容貌变化几近于零，可她又像所有的女人一样，是善变的……而最变幻莫测的，是她的风情。”

“在整个由白壁石与黑檀石装饰的皇宫里，七彩的马赛克星星点点地映衬着拱形玻璃窗里透进来的光。窗外，是七十三个拱门组就的长廊。我至今还记得那种声音，那是女王快步走过时绸衣擦在她皮肤上发出的声响……我想，她的皮肤比这世上最柔顺的丝绸都要光滑，因为，每当她走过，我们都听得到那些丝绸接触到她皮肤后发出的呻吟。”

“我没法给你们描述那些丝绸的图案，它们是如此的美妙。据说，在遥远的中土，百名工人一年到头都在忙着织她订做的绸缎，洗染的水把河水都染腻了。”

“她的眼是蓝的，而我们最怕看到的、是她穿上藕荷色的衣裳。那衣衫与她的眼睛，她的肤色之间，会碰出对话来。那一刻，只怕海妖看到她都会嫉妒……那一年，我二十一岁，刚刚



到达流苏港，找到一份王宫里的工作，作为一名王宫书记。

“这是我们家传的行当。曾几何时，我父亲代理过几家大贸易行的业务，也算风光一时。可惜最后，他因为海难破了产，于是我才流落到这个地方。

“从我进入那座宫殿起，就知道了谁是整个宫殿的仆役们最艳羡的人——国王。

“可能我还没跟你们说过，流苏港是双王制，有女王与国王。只不过，女王从来不会变，而国王，只要谁成了女王的丈夫，谁就会是国王。

“每天一大早，一扇高大的白漆描金门开启，露出一个椭圆形的工作室。那房间的窗全是弧形的，包揽了外间整个海滩的景色。而赤足的女王，会踏着她脚腕上的金铃声响，端着一个托盘，盘中是她亲自下厨给国王做的早餐，轻盈地走进那道大门。

“每天的餐具和衬在托盘里的鲜花都会变。我站在门外，距离国王百余尺，托盘里鲜红的樱桃和他满头的白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有着一个鹰一样的鼻子，脸上沟壑纵横……我终于明白了他为何能得到整个王宫年轻仆役们的艳羡。据说，他的出身并不高，也是一路从底层爬上来，在先国王死后，得到了女王的欢心，就此成为国王。

“除了吃饭，他整天都在埋头工作——流苏港是《海国图》中最富裕的港口，因为它有着世上最勤奋的国王。港口的财务，每天的吞吐量，仓储的管理，资金的流转……一切都在他精密的控制下。我站在门外，就是在等他前一天的工作的结果，与今天要发布的指令。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运行着，他是我们这个行当的行家里手。

“国王几乎从不离开他的工作室，每天早饭后，在女王的轻轻一吻下，他便开始继续他的工作，直到深夜，直到黎明。”

我身边忽然传来一阵吃吃的笑，那是个小伙子。他低声笑道：“我想知道，他整天工作，那他拿什么时间，来和女王……上床？”

周围的人都感觉到他的唐突，生怕这种冒犯让这故事讲不下去。

那老水手却不以为意，低声轻叹道：“当年我和你一样年轻，也曾想过这个问题。不只想过，在一些月亮太大、照得海面上的海水都升起的焦灼时刻，我还……赤着足，去验证过。”

他的声音有些紧张：“王宫的地面，是冰凉的石材。可能那时年轻，脚底下的凉，却更能激起心头上的火。我曾不只一次，在有月亮的夜晚，悄悄来到那间神秘的工作室外，愣愣站在那里，直到脚底的寒意把我整个人击溃……年轻真是美好，它会让你犯傻，只有犯傻的人才会那么炽热。直到一天，我发现，可以赤着足不发出一点声息走来的人，不只是我……”

我们本能地期待着他和一个漂亮侍女的故事，他却口舌忽干，咽了一口唾沫：“……还有女王。

“我吓得浑身颤抖，却听她说：‘你是来‘听’的吗？’她笑着，一袭真丝睡袍只在她的一边肩头挽了个结。那是我从没见过的丝衣，有衣服的地方，是衣衫在荡，没有衣衫的地方，是她在荡。

“她对我笑：‘这个结打死了，来，帮个忙。’……那是一个深灰色、古怪的东方式盘花结，我只觉自己的手指头轻轻一碰，那件衣服就掉了下来，紧接着……我像见识到整个竖琴海的海浪荡漾。我不晕船的，可那一天……我晕了。

“女王的寝室里有一个窗，凸出在海上；床就飘在那窗子的下面；再下面，是悬崖，还有

海；海会啸叫，会旖旎地呻吟……等一切平静后，她握着我，低声说：“我已经厌烦了。帮我，杀死国王，接下来，你就是下一任的国王。”说着，她起身走了。窗外，东方的星已升起，我听到厨房里传来声响，那是女王在亲自下厨。

“在我们最亲昵的时刻，她对我说：‘叫我调羹……’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从此开始在心里一千次一万次地喃喃重复，直到此刻，我的唇齿还依恋着这两个字的魔力……她叫调羹，她喜欢下厨。”老水手的声音低柔下去。

我身边的小伙子却不由又吃吃笑起来，自语道：“老牛皮鬼，不要告诉我说，你就此当上了国王……”他声音很小，可讲故事的人还是听到了。

老水手的脸终于转过来，望向他，柔和道：“当一个国王并不难，只要一瓶毒药……一个国王，只要你想当，只要你年轻热情，不是没机会的。而我，确实费尽心力，找到了金刚鹦鹉岛的女巫，花大价钱弄到了毒药，所以——我当然曾当过国王。”

所有人都一愣。我们看着老水手干瘪的胸口，赤裸的小腿，与他脸上沧桑的皱纹，实在无法相信，却又不得不震慑于他那笃定的口气。

只听他说：“其实很简单。清晨，我哆嗦着腿，站在白漆描金的高大双门前，四周没一个人。女王端着托盘走来，那天盘上的花是曼珠沙华。我游魂一样靠上前去，拿手里的小药瓶往西兰花上滴了两滴，再屏手退开。然后，白漆描金的门打开，我看着那朵碧绿的西兰花如何从女王纤巧的手中送到国王的嘴里，我还看到国王那一刻犹豫的眼神。接下来的事，就很简单了……一刻钟后，女王开始摇铃，整个王宫都颤抖起来；一个月內，我夜夜在那个凸出海面的飘窗上晕眩；一个月后，我走进那间椭圆形的房间，成了国王。

“一切都像是梦，成为国王后，为了表现勤奋，我独自在大椭圆工作室里工作了一夜，处理积压了一个月的事务。我毕竟也算行家里手，兴奋地感受到国家切实的财富。

“第二天，她端着托盘赤足进来，踏着脚腕上的金铃……一切都那么自然，如同从前，只不过，我在门里，而不再是门外。

“我还从没吃过她亲手做的食物，也没见过那样精致的刀工与技法……我夹起一块煎鱼排，咬在口里……淡的。我惊讶地看着她，却咽下喉咙里的话……一切都是淡的，没有盐，没有一丁点咸味。当时，我还以为这只是她一时的小小失误。

“王宫里的仆人悄悄换了一整批，所有男仆都带着对我的嫉恨离去了。可我的菜里，依旧没有一粒盐……这不算太糟，糟的是，我发现自己的双腿不知何时，已被牢牢固定在王位上，再也无法站起……等宫里的仆人换完了，因为长期淡食，我的头发白了，脸上沟壑纵横，每天劳苦的工作让我的鼻子勾利如鹰……我听说，我成了整个王宫中，男仆们最羡慕的人。

“他们都很年轻，只有我已苍老……苍老得像是从开天辟地起，就坐在这椭圆形的办公室里，作为女王背景而存在的国王。

“时间也不长，一共三五年吧，我把所有青春都贡献在案牍劳形中。因为除了这个，我根本无事可做。王宫的财富仍在增长，我渐渐忘记了自己的长相。想当年、我曾经也算……青春韶秀吧？可如今，我已和前一个国王没什么两样。我害怕照镜子，因为照时我会觉得：是我害死了他，却让自己变成了他。我发觉长期的淡食让我的内脏也越来越虚弱，我甚至都没有流汗的力气，因为，那会损失盐分。

“直到有一天，一个月明的深夜，我看到与我窗子成三十度角的飘窗……我好像没告诉过你们，从我的座位正好可以望见调羹的飘窗……那里正上演着一场欢娱。那是一个年轻的书记，他的肉体青春而美好。那一刻，满天的月华如倾天的凉水从我头上浇下，我好像坐在时光的尽头，在空无指望的沙滩里，回望着年轻的自己曾怎样地拍打、进退……一如海浪。”

老水手头上的白发被风吹得飘起，根根竖立，零乱的凄惶。

我们都说不出话，好一刻，才听他继续道：“那一刻，我才知道我的时候到了，发生过的一切对我来讲像是一场复习……对面飘窗里的年轻人赤着脚溜走，我点亮了所有的灯，望着对面，希望她能回头看我，好问出一直压于我心底的疑问。而她，果然在看我……”

“我张开口，却发不出声。我本想问她‘为什么’，只是没料到，也许是缺了太多盐，也许是月光造成的迷乱，张口的口形却变成……”他猛然顿住。

我们紧张地望着他，想象着他那一刻的心情。

却听他猛然喟叹般道：“我爱你……”

这一声如此突如其来，如石破天惊，飞速的陨石撞击在夜空中巨大的琉璃上，让我们觉得船的四周突然云垂海立，整个空间里的块面都突然凝固起来，而身边的风坚硬如琉璃，触体凛烈，而他说……我爱你……

身边的小伙子诧异地问：“什么？”

那老水手像已忘了我们的存在，低低又呢喃了一声：“我爱你……”

他低头看着水面，仿佛水面下有一只海妖，正幻化成女王调羹的形象，在勾引他说出这一句让他一生万劫不复的话。

这三个字后，他一直没回过神来，后面的话仿佛梦呓：“在那个不及思索的口型后，我发现对面的飘窗里，一向平淡宁定、如白玉雕花般的调羹小小地吃了一惊。我只见她那双眼睛从没有过的蓝，那么蓝、那么深地看着我……她没过来，依旧站在飘窗里，我们就隔着两面窗，用口型说了一整夜的话。

“很久以来，因为缺盐，我早已丧失了吐字的能力。而调羹，是一个兰心慧质的人，所以我们能够以口型对谈。我看到她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表情，她的口型似在说……第几个了，你是第几个？第六还是第七？我记不清，反正你们都一样……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流苏港是一个很穷的港，我是这世上最落魄的女王，可惜没有人见过那一次的海岛大会。那次会上，最有趣的轶闻是我身上那件破了洞的衣裳。那衣裳我娘也穿过，她穿时始终夹着一只手，以免露出腋下的破洞……我比她幸运，遇到一个爱我的人，他的名字叫调羹。

“你早该知道，只有男的会叫调羹，女人是中空的汤碗。他娶了我，还足够努力地在我这碗里注满了汤。可惜我那时只会抱怨，先是抱怨着自己的贫穷……他就用卓绝的毅力重整流苏港，让这港口聚满了整个海国的船，也带来整个世界的金钱……因为劳作，他迅速地苍老，所以我接着抱怨，他将所有的精力耗损于事业，没有能力满足我，没有时间陪伴我。

“我第一次的出轨就是在这个飘窗……我要他看见，我一定要让他看见……那一次，也是一个充满野心的书记员。我只是没想到，那书记员如此毒辣，第二天一早，就用一瓶药，毒死了他……然后，我的决定是：让书记员成为国王。

“飘窗里的调羹吃吃地笑着……是不是每个男人都想尝尝当国王的滋味？我唯一记得的一

句话，是当我终于穿得起成船成船运来的东方丝绸后，曾用尽巧妙地给他做了一顿早餐，调羹却不想吃，废然地推开它，轻声对我说：其实，我早尝不出一星星的滋味了，所有的味蕾都已退化……可惜那时，我完全体会不到这句话里的悲痛。

“直到他死后，我才开始回味这句话。也许，那就是国王的滋味。所以，当第二任国王上任后，我一直亲手料理他的饮食，他也就再没吃到过一粒盐。他坐在王座上，永世不能起来，因为我的封印——我如其所愿，他既如此艳羡这个位置，那我就让他永世地当一个国王。

“很多人都想知道我不老的秘密，其实没有别的秘诀：只是我早已不和你们活在同一个时空而已。我让第三个杀了第二个，第四个杀了第三个……如此循环，反正贪恋权势的男人决不会少。我早已堕入惩罚自己与报复仇敌的‘循环时空’中，我的生命已经停止……只有不断重演，不断自我惩罚，不断撕肝裂肺，才足以让我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我看到调羹笑了笑，最后用口型对我说：你说爱我，为了报答你，你可以不服毒药，而是直接海葬……

“于是我被直接海葬，这也是你们现在还看得到的原因。我被碰巧路过的咸上人所救，从此，上了他的船，成为一个水手。

“在当国王的日子，我每日给自己卜卦。那是一种古老东方的卦术，名字叫做《易》，人生很难，破解它却其实很容易，只是我们粘在自己的欲望里，看不清一切。

“而我卜出的每一个卦都是一个字：‘咸’。

“卦辞说：感而无心谓之咸……感觉是心头伤口里的那粒盐。这些天，你们整日漂浮在海上，只怕会恼于海的咸苦，却不知，那曾是我所缺的。”

身边的海浪拍打着船舷……那些甲板上的故事，我们从来分辨不出是真是假。我们坐在咸上人的“烂舸”上，听着老水手低声喃喃道：“其实，我现在也只有三十七岁而已啊……”

他身后流苏港的灯光苏苏流落，没人敢去问关于那女王调羹的收梢。也许在她的那个时空中，故事往复还，依旧自闭成圆，只不知，现在在位的，是第几任国王。

东方的星升起，所有人都松了口气：黎明快到了，我们的船也即将起航。

起航前，所有人都去忙活自己的事情，吹风击浪，以逃避那故事带来的郁闷。

甲板上，只剩下我和那个老水手。

我走开前，似看到那老水手冲着流苏港的方向，不自觉地张口。

他没有吐出字，我想象着他的口型，知道那是哪三个字……我心里沉了沉，于是更飞快地拔足，走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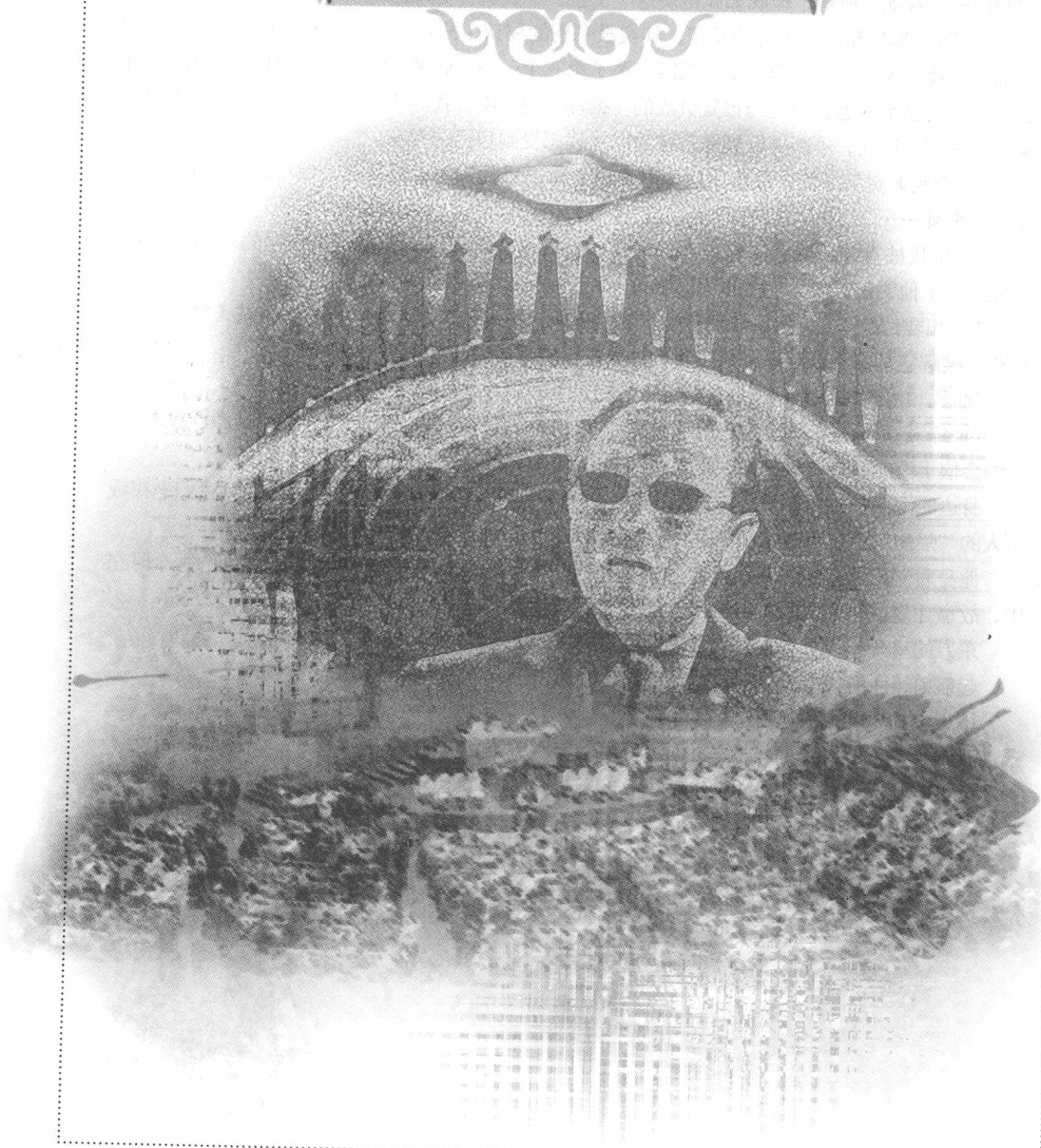


神是 ET 副本

欢迎来地球，骑士们

WELCOME TO EARTH

文 | 范小岛 & TIGA



一、消灭贫穷骑士团驾到

又是一年的十月十七日，潘基文不无忧虑地望向窗外。原来的北草坪已被这栋临时办公大楼占据，能看到植物的地方所剩无几，而狭缝中栽种的粉红龟头花与金缕梅在这揪心的年月竟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仿佛在召唤他的斗志。

这无畏的勇士将心跳调整到战鼓的频率，从顶层办公室出来，徒步走向总部花园。

由于联合国大楼正在重新装修，大部分工作人员都迁往纽约市的各个写字楼，核心工作人员则搬到这栋临时建筑来办公。楼体内一片灰白，没有任何装饰，地面铺陈水泥，声波在四壁间来回弹射，每一次落脚都声震屋瓦。直到穿过大门，潘基文的脚步才变得宁静起来。

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使节、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各路媒体记者、还有国际学校的师生等三百余人，早已在花园列队等候。潘基文将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国际消除贫困日宣布召开第六届“站起来反对贫穷”活动。除去现场参与者，全球还有大约三亿个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在各类媒体工具前引颈企踵，翘首以盼。

潘基文终于现身，莞然一笑，世界为之灿然，目光所及处，无不欢声雷动，镁光闪烁。

麦克风在经历最初的啸叫后，终于清晰无比地传来秘书长那充满磁性的嗓音：“……地球正处在消灭贫穷的关键十字路口。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扩大弱势者的声音，确保全世界兑现承诺。我呼吁，在今天，以及今后的每一天，我们所有人都将站起来大声疾呼并采取行动：我们反对贫穷！我们要消灭贫穷！我们要加快步伐，让地球成为一个高品质的宜居星球！让地球人成为银河系最闪亮

的智慧种族！”

他的话音一落，一群白衣少女高举双臂，放飞上百只圣洁的和平鸽；儿童合唱团中昏昏欲睡的孩子们开始左右摇摆，用尖细的美声唱起童谣；其他与会人员则一齐蹲在草坪上，严阵以待。

潘基文数道：“三、二、一！”

大家双腿一伸，轰然肃立，声音汇聚成一股洪流：“我们站起来宣誓——我们反对贫穷！我们要消灭贫穷！我们要让地球成为一个高品质的宜居星球！让地球人成为银河系最闪亮的高等智慧种族！”

这呼声回荡在东河的浪涛里，回荡在曼哈顿的高空中，回荡在全世界的网络与电波间，回荡在三亿人热血沸腾的毛细血管里。

然而猝不及防的一刻降临了——纽约的天空突然变得一片暗淡，灰色的卷积云幕布般在人们的头顶稳健而快速地上拉，不到半分钟，整个城市即由白日陷入一片暮色。某种精巧而奇特的机械体自云中初露端倪，悬停在离地面仅三百米处。

潘基文用领带擦了擦镜片，极目眺望，明察秋毫——那是一个咖啡杯形的飞行器，中央插着一根勺子状的天线。他立刻意识到，这是史上第一架公开现身的UFO。

容不得思索，那勺子天线开始滴溜溜地旋转，咖啡杯口绽放出蓝色的微光，七个冷峻的身影沿着杯口边缘升起。微光照耀着他们的黑色斗篷、黑色帽檐、黑色手套和黑色的漆皮高筒靴，用深沉而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群雕般的轮廓。

一名负责安全的官员快步上前，在潘基文耳旁低语：“来者不善！秘书长，请让我们掩护您撤退吧。”潘基文严肃地摇摇头。作为现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组织领袖，他知道自己职责。

“需要我通知奥斯玛女士吗？”官员又

问。潘基文想了想,又摇头,接着举起麦克风,放慢语速说:“来自外太空的贵宾们,假如你们为宇宙间的和谐大同而来,我们表示欢迎;假如你们为侵略殖民而来,七十亿地球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四下没有一点动静。咳嗽、饱嗝、呼吸、眨眼皮的声音同时遁入另一维空间。就连其他三亿地球人民也不禁遮捂住嘴、紧捏着腿,生怕错过来自ET的第一声回应。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并没过多久,蓝色微光剑指草坪,如落下的长虹。有一人出列,踏着虹桥走向潘基文,步伐轻盈,身姿优美。

当他站在不过两米远之外时,潘基文看见这家伙的宽阔帽檐底下戴着一副黑色的面罩,整张脸密不透风,两只眼睛的部位贴着浅色的金属片,乍一瞧,就像被挖去了眼珠。

悠扬婉转的声音从面罩下传来,竟是标准的地球英语:“诸位不必慌张。我们不是恶心的甲虫,不是暴力的蜥蜴,不是邪恶的灰色侏儒,我们是应你们的召唤、乘着歌声而来的仙女星人。”潘基文眯起眼睛,似乎没听懂:“我们的召唤?”

“刚才您说到消灭贫穷了?”“说到了。”

“说到高品质宜居星球了?”“说到了。”

“也说到闪亮的高等智慧种族了?”“也说了。”

“那就对了。”那人点点头,“在广袤的宇宙中,在壮阔的星系间,有一个神话般的存在——消灭贫穷骑士团,也就是鄙人所领导的这个团队。我们以帮助低等文明消灭贫穷为己任,以实现宇宙共同繁荣为愿景,沐露沾霜,爱岗敬业,不曾有过半句怨言。近几十年来,地球灭贫的呼声很大、情绪很高、各方面的条件也比较成熟,我们真诚地希望帮助你们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请放心,地球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他优雅地伸出自己的手,“在下希

格斯团长,很荣幸认识您。”

虽被黑色反光材料层层包裹,那仍是一双充满美感的手,冰清玉骨,指若柔荑,但又难免引人浮想翩翩:谁知道手套底下是沾满细菌的章鱼触角还是高密度的合金爪子呢?

潘基文在伸手的一刹那略有迟疑,但即刻想到:一群外星人,不远万里来到地球,帮助我们消灭贫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于是下一秒钟,他就紧紧地握住了希格斯团长的手。

团长显然接收到秘书长先生深沉而厚重的感恩之情,转身对天空打了个响指,其余六名黑衣骑士身形微动,沿着蓝色微光铺就的道路来到地面,列成一排。

希格斯逐一介绍:“这是光子骑士,这是轻子骑士,这是夸克骑士,这是胶子骑士,这是质子骑士,这是中微子骑士。”

骑士们和希格斯一样,都蒙着脸,双眼部分也像被挖去了似的。

潘基文让自己的微笑保持在70%的浓度,大方得体地与他们拥抱、握手,并附在每位骑士的耳边说了一句相同的话:“欢迎来到地球!”

此前很想表现一番的安全官员见势,把手一挥,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立即用风暴般的速度把歌谱折成千纸鹤。白衣少女将大家的作品收集到一起,一脸肃穆,用双手呈送到神秘的骑士们手里。

“团长先生,我有个问题。”白衣少女的目光落在希格斯被遮盖起来的五官间,迟迟无法移开。希格斯团长亲切地说:“请讲。”白衣少女抿着嘴:“有人说外星人来了先吃胖子,请问,你们真的会先吃胖子吗?”希格斯团长哈哈笑起来:“或许胖子确实很好吃,不过可惜,我们都是素食主义者。”“为什么呢?”白衣少女开始小鹿乱撞了。

“因为吃肉会变笨。”

白衣少女愣了足有十来秒,方才回头对同